

©2016 by Christian Cosmic Light Holistic Care Org.

ALL RIGHTS RESERVED



---

# 約翰·紐頓小傳

---

由哈洛德·查德威克編寫



## ALL RIGHTS RESERVED

英國倫敦市隆巴德街的伍爾諾斯聖馬利亞教堂裡有一塊大理石板，上頭寫著某人的墓誌銘，是他生前自己寫的。墓誌銘寫道：

約翰·紐頓，牧師。曾是不信者，生活荒誕不經，在非洲擔任奴隸主，因著救主耶穌基督的豐盛憐憫而悔改、蒙赦免，並蒙召傳講過去致力詆毀的福音，在白金漢郡的俄尼服事近十六年，後於本教堂服事二十八年。

約翰·紐頓1725年生於英國瓦平，是家中的獨子。父親老約翰·紐頓曾在西班牙一所耶穌會學院受培訓，後來擔任一艘地中海商船的船長多年。母親伊莉莎白·紐頓原姓席特克里夫，是很虔誠的基督徒，參加的教會由約翰·簡寧斯博士照管。簡寧斯博士於1715年創立奇布沃斯改革宗學院，後來成為神學教育中心，學生眾多。這群自稱「改革宗」的人都是非英國國教徒<sup>1</sup>。

紐頓如此回憶他母親：「她身體孱弱，喜愛寧靜生活，由於我是獨子，她便將養育我當成唯一的志業和樂趣，讓我在主的呵護與訓誡中長大。母親告訴我，她從我出生便抱定主意將我獻給神。」

伊莉莎白確實體弱多病，但她從約翰三歲起便扛起教育兒子的責任，以改革宗的神學理念在屬靈上訓練他。

## ALL RIGHTS RESERVED

約翰不到三歲就被她教著識字，四歲就能讀「一般」書籍。紐頓說：「我四歲便能像現在一樣讀書識字，只有難字還看不懂，並能覆誦《西敏教義簡答》的問答、瓦特博士的小本《教義問答》和《兒童聖詩》。」伊莉莎白1732年7月11日死於肺結核，當時約翰還不滿七歲。威爾許說她「來不及見到應許實現便懷著信心而逝」。

伊莉莎白過世時，小約翰的父親還很年輕，是一艘地中海商船的船長。他隔年返家不久便再婚娶了埃塞克斯郡艾弗利市一名畜牧大亨的女兒為妻。約翰雖然得到妥善的照顧，但繼母並未如他母親一般給他屬靈的指引。他在新家和其他小孩（據他形容是一群「輕率又褻瀆」的孩子）玩在一起，很快便有樣學樣，於是父親將他送到埃塞克斯郡的一所寄宿學校。但那裡的校長非常嚴苛，差點將紐頓對學習和書本的熱情消磨一空。

紐頓日後回顧這段年少歲月，寫到他和父親的關係時說：「父親很感性，又有道德情操，符合一般世俗的標準，但他和我繼母都沒有宗教傾向，因此我便像脫韁野馬，和其他無所事事的惡毒小孩玩在一起，很快便學會了他們的把戲。父親通常對我相當放任，但即使在我身邊時，也對我保持距離。我理性上相信他愛我，但他似乎不希望我發現這一點。我既怕他，又對他感到依戀。父親的嚴肅和校長的嚴厲擊潰了我的心神，讓我差點震懾成了傻子。因此我就讀寄宿學校頭兩年不但沒有進展，反而幾乎忘



## ALL RIGHTS RESERVED

了母親教會我的一切。」

兩年後，學校來了一名新老師，看出了約翰的天分。於是不到十歲時，他已經能用拉丁文讀古羅馬詩人維吉爾和古羅馬作家西塞羅的作品。十歲那年，約翰離開學校，十一歲生日當天和父親一起出海前往隆里奇。

十五歲那年，紐頓到西班牙的阿利坎特，在父親一名商人朋友店裡實習，不過很快就待不住了。他只做了十八個月，店主人就欣然將這名小學徒交還給他的父親。

紐頓說：「要是我舉止良好，可能會做得不錯，但那時我心中的邪惡傾向已經藉由習慣不斷壯大了。我很壞，同時也很蠢。由於我跟自己為敵，也就不覺得誰是我的朋友。」

老紐頓1742年退休時，約翰共和他航行了六次。

同年，老紐頓又為兒子找了一份工作。這一回在牙買加。他透過一名利物浦的商人摯友找到這份差事，希望心性不定的兒子能自食其力，找到自己的志業。年輕的紐頓將在牙買加工作四到五年，但十二月時，父親先差他到英國肯特郡查塔姆市辦事，造訪他母親的遠親喬治·凱特列特。這趟旅程預定停留幾天，之後便返家準備出發到牙買加。

喬治·凱特列特的長女瑪莉當時只有十三歲，卻讓約翰一見鍾情，三天的停留變成了三週，他就這樣錯過了駛往牙買加的船班。

## ALL RIGHTS RESERVED

紐頓寫道：「我很快就拋開了信仰，對於良知和戒慎的叮嚀也置若未聞，可是對她的感覺始終不變。我敢大膽這麼說，即使後來遭遇許多悲慘的惡事，但我其後七年只要醒來就沒有一刻不想著她。」

紐頓一想到之後幾年必須和瑪莉分隔兩地，就覺得無法忍受，於是三天的造訪變成了三週，導致錯過了前往牙買加的船班。他不敢讓父親知道自己的新戀情和不去牙買加的計畫，因此一直拖到父親沒辦法送他到牙買加了，才返回倫敦去見父親。

於是，紐頓的父親將陷入熱戀的年輕兒子送到了威尼斯。那趟旅程讓紐頓重回墮落生活，直到他被一個夢境驚醒。他是這麼描述那個夢的：

夢的场景在威尼斯碼頭，我們之前才在那裡停泊。我記得夢裡是晚上，我望著碼頭獨自在甲板上徘徊，忽然有人給了我一只戒指，吩咐我小心保管，並向我保證只要戒指還在，我就能得到幸福與成功，但若弄丟或給了別人，就會永遠不幸與悲慘。我欣然接受了他的禮物和條件，很有把握自己能好好保管戒指，更高興自己把握了幸福的未來。

不久又有一人朝我走來。他見我手上戴著戒指，便開口問了幾個問題。我爽快告訴他戒指的好處，他很訝

## ALL RIGHTS RESERVED

異我這麼好騙，竟然相信戒指會有這種魔力。那人講了不少道理，最後勸我將戒指扔了。我起初很詫異，但他的遊說佔了上風，我開始思考並起了疑心，最後真的脫下戒指扔到船外。就在這時，位於威尼斯遠方的阿爾卑斯山脈突然竄起大火，山上野火燎原，景象鮮明得不像做夢。

我這才發現自己做了蠢事，但已經太遲了。煽動我的那人輕蔑地告訴我，神為我預備的憐憫都在那戒指裡，是我自己將它扔了。我明白這下我得跟他一起到山上去，大火是因我而起的。正當我自怨自艾、求助無門時，第三個人（或是給我戒指的那人，我不確定）忽然出現在我面前，問我為何悲傷，於是我據實以告，坦承我自作自受，一點都不值得同情。他先責備我太過魯莽，接著問我要是拿回戒指，會不會聰明一點。我幾乎無法回話，因為我覺得戒指是不可能回來了。不過，那位不請自來的朋友也沒有給我機會回答。我還來不及開口，他已經跳入方才戒指落海的地點，隨即拿著戒指浮出水面。

他一回到船上，山上的大火就熄滅了，煽動我的那人也見了。於是（借用以賽亞書四十九章24節的話說）「勇士搶去的豈能奪回？該擄掠的豈能解救嗎？」

## ALL RIGHTS RESERVED

我不再恐懼，欣喜感激地走到好心的拯救者面前，想把戒指拿回來。但他不肯還我，對我說：「要是你拿回戒指，一定很快重蹈覆轍。你不准留著它，由我替你保管，必要時再拿來給你。」

他說完我就醒了，心中驚惶不定，不知如何形容。之後兩、三天，我幾乎食不下嚥、夜不成眠，什麼事都沒辦法做。不過感覺很快就淡了，而我也幾乎忘了這件事，直到幾年後才又想起來。

1743年12月，年輕的紐頓回到英國。他又去了肯特郡，而且和之前一樣故意逾期不歸，搞砸了他父親對他的計畫，讓他父親失望透頂，差點和他斷絕父子關係。

紐頓還沒找到合適的工作，有一天他不曉得是忘了還是不知道格子襯衫的含意<sup>2</sup>，竟然穿著格子襯衫一時衝動又去找瑪莉，完全不顧父親反對，結果被哈里奇號軍艦上的一名海軍上尉遇見，強迫他坐上駁船<sup>3</sup>。這是他的人生轉捩點，因為當時法國艦隊駐紮在英國海岸，兩國的戰火似乎一觸即發。雖然父親努力奔走，還是無法讓年輕的紐頓順利獲釋。

幾天後，紐頓被送到諾爾港<sup>4</sup>的哈里奇號上，展開了人生的新頁。他在船上待了快一個月，吃了不少苦頭。由於戰爭隨時就要開打，紐頓的父親希望兒子待在海軍，便找人向艦長推薦，讓

## ALL RIGHTS RESERVED

艦長將這名倔強的年輕人升為候補少尉<sup>5</sup>。可惜紐頓心性不定，行為輕忽，不然應該能成為認真負責的軍官。他在船上的同伴誤了他，使他無法堅守原則，儘管言行假裝正派，做事也頗為規矩，但他的行為態度還是很快就走向了偏鋒。

1744年12月，哈里奇號在唐恩斯<sup>6</sup>停泊，預備前往東印度。艦長讓紐頓上岸休假一天，但紐頓衝動莽撞的老毛病又犯了，竟然直奔肯特去和他癡戀的瑪莉道別。這種離別的場合往往不是很愉快，紐頓和瑪莉的會面也不例外。他拖到元旦當天才返回船上，艦長火冒三丈，從此對他印象大壞。

哈里奇號和大批船艦一齊前往史匹特黑德<sup>7</sup>，途中由於天候惡劣被迫在托爾貝<sup>8</sup>靠岸，但只停留一天就再度出發。幾艘船艦因此沉沒，剩下的船艦隔夜又遇到強勁的南風，在康沃爾外海差點全軍覆沒。紐頓所在的船艦雖然好幾次都快被其他船隻撞上，但都安然無恙。由於損失和傷亡慘重，艦隊只好返回普利茅斯。這時，紐頓得知他父親人在托爾貝，因為他對沉船很感興趣。紐頓心想若能見父親一面，或許能輕鬆找到其他差事，就不用踏上詭譎漫長的東印度之旅了。當時的他心性飄忽，做事有欠考量，也不考慮後果。艦長曾經派他看守其他船員，不讓他們棄船，沒想到他自己卻先逃了。他不曉得托爾貝該怎麼走，只有模糊的概念，但又不敢問人，怕被人發現他是逃兵，只好信步而行，走了幾英里才發現自己正往達特茅斯<sup>9</sup>前進。那天和隔天的進展還算



## ALL RIGHTS RESERVED

順利。紐頓匆匆趕路，心想或許兩小時內就能找到父親，不料卻遇見一群軍人，讓他無處可躲，也瞞不了他們。那群軍人像對付重犯一樣押著他，一路將他送回普利茅斯。

紐頓又氣又怕，覺得顏面盡失。他在禁閉室關了兩天，接著全身鐐銬被人送回船上，不僅當眾脫衣遭到鞭笞，還拔階降為普通船員，之前的同僚獲令不准幫助他，甚至不能跟他交談。

新的船員同伴對他既不同情，也不親切，因為他之前當候補少尉時對他們並不客氣。紐頓說：「我變成最低階的船員，所有人都可以羞辱我。」

哈里奇號的艦長向來處事公平，卻對紐頓特別嚴苛，而紐頓的老友們雖然盡力維護，還是阻止不了其他船員凌虐他。紐頓知道此行長達五年，感覺就跟坐牢沒有兩樣，於是接下來的心思一直在謀殺艦長和自殺之間擺蕩。他日後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當下處境堪憂，未來卻更危險，面對的惡行只會逐日加劇。軍官和我之前的死黨起初還會幫我擋著，不讓我被人欺負，但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短，我發現他們坦護我的熱情很快便冷卻下來，因為他們這麼做只會讓自己和我一樣陷入極大的風險。艦長雖然通情達理，對下屬很好，對我卻充滿憎惡，並且不吝於展現，而這趟航程還得持續五年。

## ALL RIGHTS RESERVED

不過，最使我恐懼和絕望的，莫過於我被迫和心儀的對象分離，可能再也見不到她，更別說風光返國，有機會娶她為妻了。因此，我可以說是悲慘到了極點。我胸口脹滿了折磨人的激情、熱切的渴望、痛苦的憤怒與無助的絕望。時時都有新的羞辱和艱困，毫無紓解或緩和的希望。沒有朋友和我同甘共苦，傾聽我的抱怨。

無論內心或外在，我都只見到黑暗與苦難。我的處境淒慘透頂，我想只有被神的憤怒所擊打的良心比我可憐。我看著英國的海岸，看它最後一眼，心中的渴望與遺憾難以形容。我盯著海岸，看它隨著船的駛離緩緩消失，直到不見蹤影。我真想縱身跳進大海（以我當時的墮落思想，我認為我可以）了結一切傷悲，但神卻暗暗伸手制止了我。

紐頓說，他在前往馬德拉群島途中一直飽受灰暗思想和殺人衝動所困擾，只差沒有自殺。他寫道：

我邪惡的心裡不斷盤算這件事，真的想過許多殺死他的方法。正是因為如此，我才沒有了結自己的性命。我有時猶豫不決，不曉得該殺死他還是自己，壓根沒想到能同時了斷。主似乎完全棄絕了我，任我臣服於律法

## ALL RIGHTS RESERVED

的冷酷。我什麼都做得出來，絲毫不敬畏神，也沒有半點良知（至少就我記憶所及）。我徹底被妄想所迷，相信自己的謊言，堅信死了就能一了百了。但主卻保守了我！我偶爾會恢復警醒，每當我選擇死亡而非活命，就會有一絲希望鑽進我心裡（即使沒什麼值得期盼的），只要我不放棄自己，日子將可能好轉，我還有可能回到英國，得償夙願。總之，我對瑪莉·凱特列特的愛是我當時僅剩的救命繩。儘管我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人，但我受不了自己所愛的人因為我的死而瞧不起我。

後來，紐頓被草率賣給一艘開往西非幾內亞的商船。新船長認識他父親，對他相當和善。之前哈里奇號上的夥伴覺得他很嚴肅、正經（畢竟他們當中有些人知道紐頓經常談到宗教），新夥伴卻對他一無所知，讓紐頓覺得不再需要掩飾真實的自我，於是變得更加頑劣。紐頓寫道，離開哈里奇號時，他的想法其實是「我現在可以隨意自甘墮落，不用節制了」。他後來用彼得後書二章 14 節來形容當時的自己：「滿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心中習慣了貪婪，正是被咒詛的種類。」

紐頓說他那時「高調犯罪」，並且只要有機會就極力引誘和煽動別人效法他的作為與劣行。他寫歌嘲弄船長和他的船，而他的尖酸刻薄很容易觸怒人，讓人疏遠他。紐頓的行為和態度讓其



## ALL RIGHTS RESERVED

他船員紛紛收回起先給他的友誼與保護。

大約六個月後，船長死了，紐頓知道大副不怎麼喜歡他，因此覺得自己一定會被賣到他們遇上的下一艘軍艦上。

然而，艦上除了船員還有一名乘客。這人名叫克羅，是船東之一。約翰靠著詼諧和機智跟他成了朋友。克羅也做販奴生意，約翰說服克羅僱用他當僕人兼學徒。大副不喜歡紐頓，所以樂得放人。

克羅在獅子山有一座農場，並且兼做轉賣奴隸的生意。紐頓很清楚販奴讓克羅收入頗豐，因此船長過世隔天就和克羅下了船。他身無分文，因為他當時匆匆離開哈里奇號轉到這艘船上，來不及討論薪水，只拿到一張期票，但後來始終無法兌現。紐頓寫道：

接下來我要回顧的這兩年生活，感覺是徹底空白。由於主的恩典尚未臨到，因此我的心依然沈溺在最黑暗的狀態，咎由自取。不過，我在主將我放逐到那些偏遠之地，幾乎和社會斷絕聯繫的決定中見到了祂的憐憫，並為此感佩。因為當時的我個性頑劣，無論身在何處都會像瘟疫一樣四處散播毒素。

倘若事情不是如此發展，我如願留在了英國，我的際遇可能會更悲慘。我的心是不可能更壞了，但我的邪

## ALL RIGHTS RESERVED

惡將更有空間施展。我可能會重重傷害別人，犯下好幾倍無法彌補的罪惡。但主睿智地將我送到無以害人之處，少數和我有往來的人都同我是一丘之貉，我很快便淪落到無比悲慘的境地，低賤得毫無影響力。我被排擠、被厭惡，而不是眾人仿效的對象。即便是黑人，在我移居當地的第一年也幾乎沒人瞧得起我，願意和我說話。我是「滾在血中」(結16:6)的流放者，似乎註定毀滅。但主用憐憫看顧我，即使我罪該萬死，祂也不曾將我打入地獄。

紐頓簡略描述了他的海上航程：

從非洲最西端的佛德角到芒特角這一段海岸河川密布，主要包括甘比亞河、里約格蘭特河、獅子山河和歇爾布羅河。里約格蘭特河跟尼羅河一樣，在出海口附近支流眾多，最北端的卡契羅河有葡萄牙屯墾區，最南端的支流叫里約努納河，是（至少當時是）白人貿易的北端。獅子山是多山的半島，無人居住，由於林木茂密，除了濱水區之外都無法靠近。河本身很大，可以航行。從該處往東南三十六英里左右有三個相連的島嶼，稱為比阿諾斯島，周長大約二十英里，是白人聚落的中心。



國家圖書館特種出版品發行計畫

ALL RIGHTS RESERVED

奇異恩典：約翰·紐頓的生命故事與靈性歷程 / 約翰·紐頓  
(John Newton)作；穆卓芸、張志強譯。 -- 初版。 -- 臺北市：  
宇宙光全人關懷，2016.01

面；公分。 -- (藝文、靈性；9)

譯自：The amazing works of John Newton

ISBN 978-957-727-482-3(平裝)

1. 紐頓(Newton, John, 1725-1807) 2. 基督教傳記

249.941

104026301

## 奇異恩典

約翰·紐頓的生命故事與靈性歷程

作者：約翰·紐頓

譯者：穆卓芸、張志強

顧問編輯：金明璋

總編輯：盧邦賢

主編：金薇華

資深編輯：張蓮娣

責任編輯：王曉春

編輯：郭美鈞

網頁編輯：王品方

發行人：林治平

出版發行：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

電話：02-23632107 傳真：02-23639764

網站：[www.cosmiccare.org/book](http://www.cosmiccare.org/book)

郵政劃撥：11546546 (帳戶：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承印商：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經銷商：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 網址：[www.namode.com](http://www.namode.com)

電話：02-82275988 /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2016年1月1日初版1刷

定價：36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2015 by Bridge Logos Founda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 The Amazing Works of John Newton

Published by Bridge Logos Foundation, 17750 NW 115th Ave., Building 200, Unit 200  
Alachua, FL32615, USA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5 by Christian Cosmic Light Holistic Care  
Organiz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2016 by Christian Cosmic Light Holistic Care Org.

約翰·紐頓的一生充滿傳奇 **ALL RIGHTS RESERVED**

他的名作《奇異恩典》描繪他痛悔、得救的感人歷程，  
是膾炙人口的不朽詩歌。  
然而紐頓的一生還有許多信仰珍寶，  
包括他以書信形式寫下的生命見證，  
記載了他從純真孩童到忤逆少年，  
後來變本加厲成了瀆神者，並投入海上販奴的生意，  
最後在上帝的計畫中，生命急遽轉變，成了神的忠實僕人。  
自此上帝使用他來傳講福音，引領無數人歸主；  
又藉著他的筆寫下一首又一首讚美詩；  
並且透過充滿力量的講道，彰顯上帝奇妙的工作。  
另外，他寫給友人的信，  
句句滿載他對他們屬靈生命的關懷，  
並激勵他們倚靠神渡過人生種種課題。

我永遠記得1748年那一天，  
主從天上下來，在汪洋大海中救了我！

——約翰·紐頓

宇宙光 五餅二魚書屋網站  
[www.cosmiccare.org/book](http://www.cosmiccare.org/book)

Mod<sup>®</sup>E.

ISBN 978-957-727-482-3



9 789577 274823

FF009

定價360元

建議分類：基督教傳記

P110516  
基督書樓  
\$130.